

# 再出埃及

## ——《愤怒的葡萄》的圣经原型

时锦瑞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河南 郑州 450011)

**摘要:**《愤怒的葡萄》在结构上、细节上和语言风格上都以《圣经》为原型。它和《圣经》在宏观上微观上都极其相似。圣经原型意象构成了作品别具一格的象征空间。

**关键词:**《愤怒的葡萄》;《圣经》;原型;相似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50(2009)01-0026-03

《愤怒的葡萄》是美国著名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代表作。该作品以美国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中部农民乔德一家破产、逃荒和斗争为背景,描写了美国中部诸州的农民负债累累,土地被大公司没收、无家可归、向西迁移、在加州谋生的故事。阅读作品,细心的读者便不难发现,作品在结构上、细节上和语言风格上都和《圣经》有着惊人的相似。

### 一、结构上的相似

从字面上看,“圣经引用”有两种情况,一是人物或情节和原型相同,即“显形原型引用”,二是人物或情节与圣经不相同,即“隐形原型引用”。作为“有形符号”,前者比较容易辨认,后者则需要熟悉原型和作品人物或情节的基础上把二者加以对照,才能辨认出来。不过,后者往往和前者处于同一共时系统中,作品人物的关系就包涵于各自原型之间的关系中,双双同时存在。我们会通过对前面的研究而不自觉地发现后者。《愤怒的葡萄》共分三十章,包括三个部分,即:遇旱灾、忙迁徙、在加州,这一结构正好与《旧约·出埃及记》的在埃及、出埃及、到迦南的结构极其相似。

#### 1. 遇旱灾

《愤怒的葡萄》中乔德一家从故乡俄克拉荷马迁往加利福尼亚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他们的家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在俄克拉荷马的红色原野和一部分灰色原野上,最近不紧不慢地下了几场雨,雨水并未冲裂结了一层硬壳的土地。”然后,作者通过颜色的运用,记录了干旱带来的持续性灾难:“地面结了壳,一层薄薄的硬壳。天空

变成灰白,大地也跟着变成灰白,红色的原野变成了淡红色,灰色的原野变成了白色。”整个农村的颜色由于灼热的太阳和缺少的雨水而改变;红色变成了淡红色,灰色变成了白色,绿色变成了棕色,犁过的土地变成了又薄又硬的硬壳。这是一个绝对颠倒了的生长循环。“玉米迎风扑打着,发出了豁啦啦的干涩声响……每一根颈杆都横倒在地上,标志着风向……风在倒伏的玉米上呜呜地悲鸣……受灾的玉米正迅速地干枯下去,只有少许的绿意从沙尘的障碍下透出来。”这使人意识到当地人们所遇到的空前的生存危机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对人类尊严的威胁。其次,土地抵押权被收回也是他们迁移的主要原因。乔德一家及其周围的佃农深深地眷恋着他们的土地,“这片土地,这片红色的土地,就是我们;闹水灾、闹风沙、闹旱灾的年份,就是我们。我们不能从头干起了。我们把痛苦卖给了那个收破烂的人——他是买去了,可是我们还有痛苦。土地的主人撵我们走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份儿,直到我们死了才完事。”离开自己土地的这些人们是痛苦的,他们离乡背井中所包含的辛酸与无奈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 2. 忙迁徙

变卖了自己的家产,一贫如洗的乔德一家13口挤在一辆破旧的老爷车上在炎炎烈日下沿着拥挤满逃荒者的第66号公路开始了他们满怀希望但又充满艰辛的旅行。

除去旅途的艰辛,乔德一家也遇到了诸多令人烦心的事情。他们那辆变卖家产才买来的破旧的老爷车时而出故障,沿公路开设的汽车修理站趁

收稿日期:2008-11-30

作者简介:时锦瑞,女,河南长葛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英美文化的研究。

机谋取“暴利”，这让本来就已经生活拮据的乔德一家非常不快。行进过程中，他们每寻找一处休息的地方，一处绿荫，都要付出一定数量的金钱，他们抱怨不已。公路上处处设有关卡，警察一遍一遍的盘查使他们频感失落。宿营地警察的呵斥和不停的驱赶更使他们的人格和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

逃荒的人们所经历的凄楚和辛酸在乔德爷爷奶奶的死亡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由于家境贫寒，埋葬爷爷还需要交纳一定的费用，他们撕下家庭《圣经》空白的那一页记录了爷爷的事情，然后把它放进一个玻璃瓶子里，跟爷爷一道偷偷地埋葬了。个中凄楚，不言而喻。乔德奶奶的死更加令人心碎。在穿越沙漠之前，为了躲避警察的搜查，乔德妈妈竟然将已死去的奶奶抱了一夜——她死在了妈妈的怀里。乔德一家为迁徙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圣经》中，以色列人在上帝选派的先知摩西的带领下决定逃出埃及。旅途中，他们遇到了极大的艰辛。由于上帝的帮助，以色列人才幸免一劫。

### 3. 在加州

变卖了家产，经过长途跋涉，历经艰辛，他们终于到达了加利福尼亚。然而，看到的一切远非是他们所想象的。

在加州，乔德一家遇到了更大的艰辛和贫困。那里的人们“对钱的欲望越大，对土地的热情就越淡薄，他们当初追求土地的那股热情也由于追求利润而减退了，由于他们终于不再是庄稼人而只是买卖农产品的小老板，他们成了一些小生产者，必须预售产品，方能进行生产。这么一来，那些不善于做买卖的庄稼人就把他们的土地输给那些精明的老板了……日子久了，商人就成了土地的主人，农场越来越大，数目却越来越少了”。就业的机会远没有人们所想象和宣传得那么多，并且他们对工人的剥削日益加剧，工人们也习惯于领低工资了。更令人奇怪和气愤的是当地的警察竟随便开枪，肆意驱赶逃荒的民众，和业主一起行骗，这使得逃荒者业已窘迫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另外，乔德他们也遇到了当地人极大的仇恨和对抗：“公路上的流民越来越多的时候，西部发生了一场非常大的惊慌。有产业的人为了自己的财产担惊受怕……于是市镇上和舒适的郊区的人聚拢来自卫了；他们都认定自己是好人，侵略者是坏人，这种心理是准备作战的人所必需的。他们说，这些讨厌的俄克佬又脏又蠢。他们都是些堕落的、害色情狂的家伙。俄克佬都是小偷。他们什么都偷。他们没有一点尊重财产主权的观念。”业主们

恨他们，“因为业主们知道自己是软弱的，而俄克佬却很刚强，他们自己吃饱了，而俄克佬却饿着肚子；业主们也许听见他们的祖先说过，只要你是凶暴、饥饿而又有了武装，就很容易从一个软弱的人手里把土地夺过来。”城市里的店主们恨他们，“因为他们花不起钱。”城市里的小银行家恨他们，“因为他们从这些人身上得不到任何好处。”劳动者也恨他们，“因为他们必须找工作，老板自然会把工资压低，结果就使别人也无法多得工资了。”

无独有偶，据《出埃及记》记载，摩西及其在埃及的犹太人也经历了与乔德一家几乎同样的遭遇。

在埃及，摩西及犹太人经历了很大的灾难。埃及法老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奴役和迫害。

## 二、细节上的相似

在细节上，作品和《圣经》的相似之处很多。在此，笔者不再一一赘述，现择其要分述如下：

### 1. 葡萄的象征意义

作品中，葡萄贯穿始终，作品的名字就是《愤怒的葡萄》，加州种植着一望无际的葡萄园，葡萄多次出现在乔德爷爷和其他人的话里。事实上，《圣经》中的葡萄具有很深刻的象征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苦难和富饶的象征。《新约全书·启示录》中曾说：“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上帝忿怒的大酒酢中。”《旧约全书·申命记》里也说：“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全挂都是苦的。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气。”并且，约书亚和奥谢第一次迈进富饶的迦南时所带回的就是是一大串葡萄。《旧约全书·耶利米书》也记载：“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就酸倒了。”葡萄深刻的象征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 2. 罗撒香婴儿之死

作品最后描写了罗撒香生产的经过。在狂风暴雨中，在四面洪水的包围下，罗撒香的孩子出生了。但它生下来就是死的。约翰叔叔把死亡的婴儿放进一个破篮子里，把篮子放进岸边柳树成荫的小河中，望着它顺水慢慢向小镇漂去，口里还不停地说着：“去吧，告诉他们去吧。”这与《圣经》的相似之处显得尤为突出。据《出埃及记》记载，埃及法老对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实施灭绝种族的政策，命令把出生的男婴统统弄死。摩西出生后，母亲把他放在一个筐里，藏在尼罗河边的芦苇中。小筐漂浮在水面上，后被法老的女儿救起。摩西长大成人，上帝又委他以重任，命他唤醒和组织以色列人逃离埃及，定居迦南。上帝对他说：“去吧，摩西，告诉

他们你是我派来的。”由此看来,作品末尾约翰叔叔将死婴儿放进筐内的言行,又似是以《圣经》故事为底本的。

### 3. 规章制度的确立

以色列人在逃亡的过程中逐步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即:除了耶和华,不得有其他的神;不可偶像崇拜;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并守卫圣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他人房屋、妻子、奴婢、牛驴及其他等等。而作品中,逃荒者在共患难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行动准则,比如帐篷里的私生活各不相犯的权利;各自对过去的历史保守秘密的权利;帮助别人或是拒绝帮助的权利。同时也有一些禁忌、否定的权利:不要侵犯他人的隐私;营地的人睡觉时要保持安静;习惯性地保护自己以不受偷盗和谋杀的侵害,等等。这些都与著名的“摩西十戒”具有着相同的意义。

### 4. 罗撒香母乳救人

作品结尾有这样一段感人的情节:面对着一个饿得奄奄一息的老者,罗撒香“慢慢走到那角落里,站在那里低着头,望着那张憔悴的脸,看着那双鼓得很大的、吃惊的眼睛。随后她慢慢在他身边躺下……把那条绒被解开一边,露出她的乳房来。‘你得吃一点才行’她说。她扭动着身子靠拢他,把他的头拉了过来。‘吃吧!’她说。‘吃吧。’她伸手到他的头下面,把它托着。她的指头轻轻地搔着他的头发。她看看上面,又看看仓棚外面,渐渐合拢嘴唇,神秘地微笑了。”

《赞美诗》中有这么两段:“你的身躯像一棵棕榈树,你的乳房像一串串的葡萄”,“我(耶稣)是沙伦的玫瑰,我是山川的百合。”这里,“沙伦的玫瑰”正是罗撒香的名字的别称。在给予那位挨饿的老人以新的生命的过程中,罗撒香参与了给予一群人新生的耶稣般神圣的活动。她那“吃吧,吃吧”的呼唤正如圣餐仪式上耶稣所说的:“拿着,吃吧,这是我的躯体……喝吧,这是我的鲜血。”她通过具有象征意义地吸收耶稣身体达到了象征性的精神再生。

## 三、语言风格上的相似

阿兰·瓦纳在论述圣经的语言特点时曾写道:“在《圣经》里没有带‘主义’之类的抽象词汇,观念和思想都尽可能地来自大地、人体动物和鸟类的形象。”作品的语言风格在很大程度上与《圣经》极其相似,在此只举一例说明。在第8章,作品是这样描述乔德妈妈的:“她那双茶褐色的眼睛似乎是

经历了一切悲剧,克服困难和磨难,一步一步到达了一种高度的冷静和超人的理解境界。她似乎知道自己是全家的堡垒,是一个攻不破的坚强阵地;她似乎是承认了自己这种地位,还表示欢迎,除非她承认感到伤害和恐惧,老汤姆和孩子们是不知道伤害和恐惧的,因此她就把自己锻炼得根本就不把这些放在心上。每次发生了什么欢乐的事情,大家就首先看看她是否有快乐的表情,于是她就养成了一种习惯,遇到无足轻重的喜事,也大笑一场。”语言庄严宏伟,简洁朴素,古朴率真,平衡对称,句子较短,结构简单,加上繁实祥足的细节描写,总括式的结尾句以及重复、跌宕的气势酷似《旧约全书》的语言风格。

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说:“契合以不同的方式发挥着作用。它不局限于任何时代、想法,它可以穿越时空。”《愤怒的葡萄》和《圣经·出埃及记》在宏观(结构)上相似,微观(细节)上相连。这种宏观上的相似和微观上的相似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似的语言又贯穿始终,这就大大烘托了作品主题,渲染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意图。《愤怒的葡萄》宛然就是一部完整的《出埃及记》。作者把多种圣经形象或基督教原型纳入作品,大大丰富和扩充了作品的容量。作品的宗教色彩使作品笔下的人物更具普遍意义,《圣经》语言风格的使用使作品呈现出史诗般的庄严,使读者产生丰富的联想。作品中人物的象征意义体现了深广的社会内容和某些基督教观念的有机融合。逃难者痛苦的经历通过《圣经》的底蕴被烘托得极其神圣、正义和伟大,进而表达了作者对劳苦大众深深的同情和对社会不公正的无情鞭挞。当然,作者无意于将自己的作品描写成十足的《圣经》,但是《圣经》的影响已悄悄地潜入作者的深层意识之中,并成为作者的一部分,自觉不自觉地影响了作者的构思和创作。《圣经》的隐喻烘托了作品的主题,《圣经》原型贯穿作品始终,为人们提供了一把开启作品艺术世界奥秘的钥匙。

### 参考文献:

- [1] 常耀信. 漫话英美文学[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7.
- [2] Steinbeck, J. The Grapes of Wrath[M].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2.
- [3] 新旧约全书[M]. 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 1994.
- [4] Hunter, J. Paul. Steinbeck's Wine of Affirmation in The Grapes of Wrath[C]. Stetson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Number One. Deland, Fla., 1963.

责任编辑:孙咏梅